

三彩风·文苑

金谷园访友

□梦里水乡 文/图

金谷园，西晋石崇之别墅，遗迹在洛阳邙山下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，余随父母居其地，其园早已坍塌，周围数村落，仍以金谷园称。

今年入夏，余重游洛阳，于旧居处拍照留念，感慨光阴荏苒，数十年如一刹那。

余方扼腕，见有老妪门前探望，上前探问，竟是少时旧邻女。

老妪姓董，其弟建民为余少时玩伴。入门闲话，其家中兄弟姐妹尚能一一辨识，其父董伯已于前年故去，母亦老迈失忆。老妪为余剖瓜解暑，告以左邻右舍衰荣变迁诸事。

须臾，董家公子破门而入，直呼荣庆何在。见时，人虽矍铄，已是两鬓斑白一老者矣。落座对视，相握唏嘘良久。

建民少余一岁，孩提时为金谷园少年领袖，远近玩伴数十，咸听节制。其身瘦削能服众，善使弹弓射鼠雀，善编蝈蝈儿笼蓄鸣虫也。其家道殷实，购置电影放映机，招玩伴于家中放映。

余与其家分居楼上楼下，平时最友善，常设靶计筹较胜负，又于课间各出所蓄鸣虫辨优劣。彼吃甘蔗，苦齿动，常不如意，乃求余助其啃蔗皮，而得分甘蔗之半，余得蔗梢，彼得蔗根。

余与建民又尝同河捉蛙，不辨路径，践倒麦苗，为附近村民呐喊追赶，余二人俱为村民擒获。其谅我等非盗贼，命以竹竿驱河下，罚水中浸泡半日。村民既去，二人悄声上岸，鞋袜尽失，狼狈奔归。

少时，建民好学争胜，不幸后来其父官场



蝈蝈儿笼

失意，殃及家人，其终未能一展抱负，碌碌有年，仅以给人开车为业。惜哉，聪慧如董家公子者。

风尘

□凌玉克

风尘，大约是我们来到尘世的签证吧，它陪我们在路上，在世间。

黄尘万古长安路，十年踪迹走红尘。有人勒石燕然，封侯万里，用风尘吹动猎猎旌旗；有人八千里路云和月，仰天长啸，将军百战身名裂；有人衣冠胜雪，悲歌未彻，用侠义写下惊世传奇；有人断鸿声里立尽残阳，一星如月看多时；有人红烛昏罗帐，素衣化缁衣，不知今夕是何夕。

红尘万丈，笼罩四野，芸芸众生，谁能逃出？

皈依佛门？鉴真东渡，玄奘西行，他们的风尘谁人能比？

梅妻鹤子？只是聊隔红尘三十里而已，恐怕任是深山更深处，也应无计避风尘。桃花源，也只是诗人的想象，自晋至今，有谁探知那隐秘的洞口？

得道成仙？呵呵，仙界何尝不是又一个尘世？

贵为天子？天子也有“回看血泪相和流”“教坊犹奏别离歌”的断肠之痛。

风尘，是上帝的游乐场，看世间众生在里面狼奔豕突，悲欢离合。

天南海北，山高水阔，有些地方你总想去闯闯，有些路你不得不走走，那就迎着风尘上路吧。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明日巴陵

道，秋山又几重。

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多风尘。

陌上楼头，都向尘中老。古代，一名风尘奇女恨恨不已，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。当世，一名才女幽幽慨叹：你呀，莫要再惦记我了，从此我在红尘里，在烟尘的最深处。这慨叹，无奈得让人心寒，不过，还不至于绝望。君不见，同在水边，有俗人满面尘土烟火色，也有雅士一枝冷艳开清绝。

风尘满面，无妨，可以洗却，用水用酒。心里的风尘呢？在心里修篱种菊吧，葆有一颗纤尘不染的心，你就是莲花，出淤泥而不染，一片冰心在玉壶；傲雪欺霜，你就是梅花，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

风尘，见证着我们的奋斗；风尘，丰富着我们的经历；风尘，也深刻着我们的感悟。风尘里，我们挥洒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不羁；风尘里，我们品尝独立小桥风满袖的落寞；风尘里，我们咀嚼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失意；风尘里，我们修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。

人世，原本就是尘世，管什么风尘苦未息，我只需百炼钢化为绕指柔。那时，风尘在你眼里，也许已温柔成一地如水的月光，兴致来了，可用风尘温酒，用风尘研墨，用风尘入诗，用风尘写就蚌痛成珠的沧桑文字。

掌中花

□王举芳

每天早晨，我都会碰到那对父女。父亲骑着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，后座上坐着他的女儿，远远看去，女孩子鲜艳如一朵花，她的父亲则沧桑如一根树枝。

我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童年，我的童年也是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度过的。

那时候，我刚上一年级，母亲给我买了一条花枝缠绕的连衣裙，为我梳了辫子，扎上两朵绯红色的花，我望着镜中的自己，欢喜得像只小鹿。

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，我的两条腿来回摆动，父亲一个劲儿地回头嘱咐我别动，我才不听呢，看着自行车歪歪扭扭地前行，我笑得合不拢嘴。

上坡时，父亲下来推着自行车走，我蹦下自行车，在路上疯跑。父亲看我调皮，一双大手抱起我，把我放在自行车的前梁上，说：“一个女孩子，咋这么稳不住呢？女孩子要像花一样，端庄、文雅。”

我不知道什么叫“端庄、文雅”，但我懂得“像花一样”是什么意思，因为花是漂亮的。

后来上中学，学校距我们家十多里地，我需要住校。父亲送我，车后座上放着母亲为我缝的新被子，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梁上，父亲双手握着车把，把我圈在他的怀里。

我侧头看父亲，竟然发现他的鬓角有了银丝。“爸爸，你长白头发了？！”我惊呼。

“长白发有什么稀奇？就像树一样，到了秋天叶子就黄了，这是很正常的事。”父亲淡淡地说。

“可是明年叶子会再绿，人不能再变年轻了。”我第一次有了小小的伤感。

“傻孩子，不是还有你吗？你就是我的希望啊！”父亲望着我，好像满脸的皱纹都笑了。

父亲是一棵树，我是树上的花朵，他用生命供养着我，让我无拘无束地生长、无忧无虑地欢笑。

这样，一过就是十八年。

那年早春，花还没有热烈地开放，只有迎春花和杏花在寂寥地开着，父亲病倒了，病情很重。我推着自行车送父亲去医院，父亲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瘦削的身体如一株冬天里不愿醒来的树，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春天的气息。我的脸上开始有细细的汗，父亲从自行车上下来，与我并肩走着，他枯瘦的手握住我的手，给我无形的力量。

父亲和树一样坚强，他在百花盛开的初夏，带着满脸笑容回到了家。我与他相拥而泣。

父亲说：“虽说女孩子如花，略显娇嫩，但无论遭遇多大风雨，都不要轻言放弃。”

那年秋天，父亲还是走了。

我走过远远时光，却走不出父亲如树一般的荫凉。

我看见的那位父亲，一手握着车把，一手向后圈住女儿，像呵护一朵花般小心。我的眼睛有些湿润。

原来每个女孩子都像一朵花，永远珍藏在父亲的手掌上。



(摄影 王正)